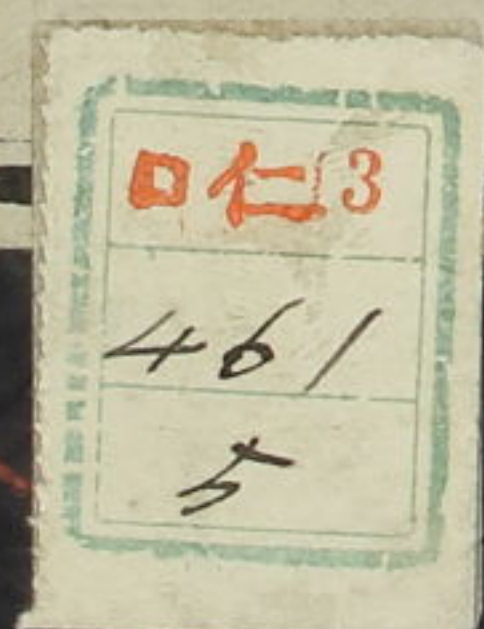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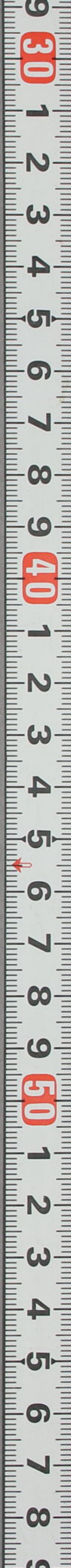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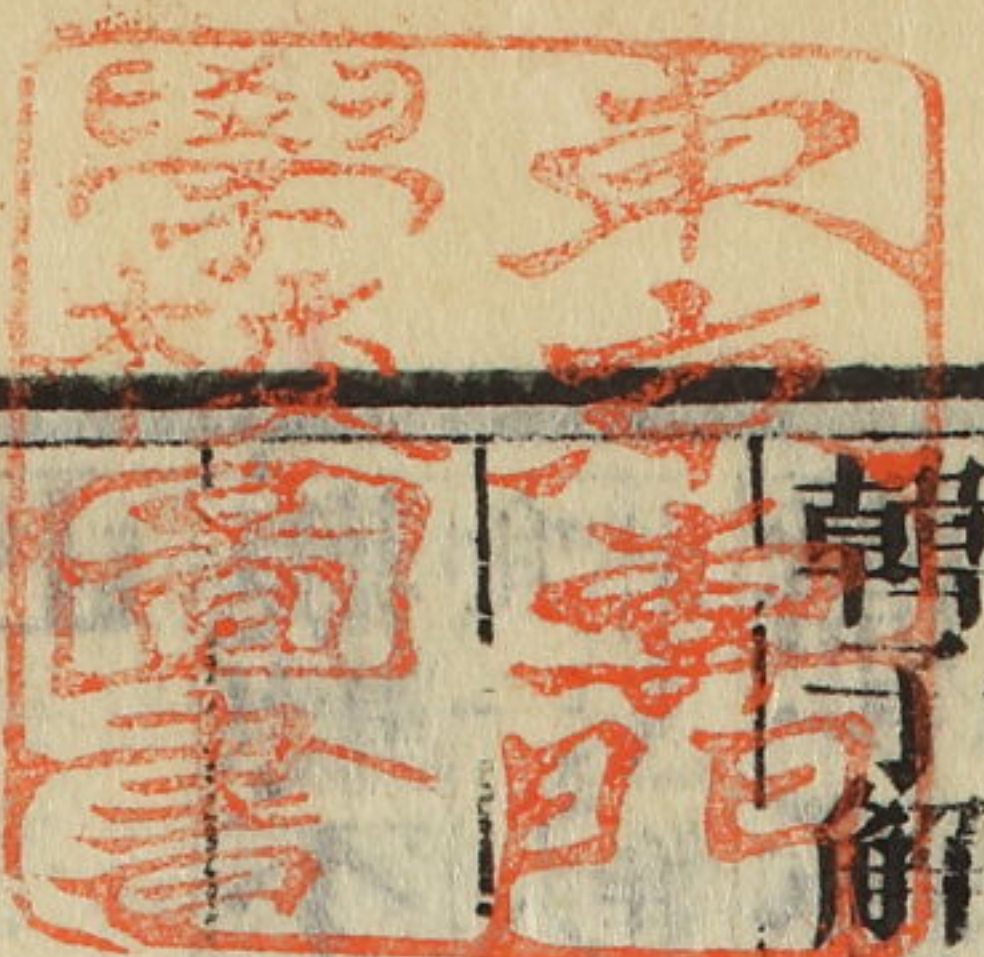


申為申指

卷十



韓子解詁卷之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己故

七術舊刊有第三十字連上別提下六微同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補張榜曰儲說六篇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教遂為聯珠體則濫觴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

明口3
461
卷之九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元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叅觀。衆端以衛內篇。

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一字。

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ヲ責責一聽之ヲ也注

不非
能則
不明
注能
聽之
誤
五日
疑詔
詭使
讀以
疑事
詔
令之
也增
固

守其聽不疑也舊注疑危而制
之譎詭而使乏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
增挾我所

也之七曰鑒言及事事則姦情可得而盡其言或及其此七者主之所用

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原曰注不參謂偏聽聽有門戶所讚言君

唯レ人ノ猶レ家ノ所ニ則ル臣壅塞ノ原ノ旧ノ注ニ各ノ聽ニ其ノ所ニ德ニ若シ其說ノ在ル侏

儒之夢見竈則注後人儒夢竈言竈有人燭焉哀公之稱莫

三

衆而迷原注公言譏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收齊

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曰莊子尊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原必海惠新其智之議事有斗氣有今皆稱不
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小叅門戶之

身我友而二聰注五其患在豎牛之餌叔孫諺當作四豎或專聽豎牛故

而江乞之說非作也白公得以爲亂楚策說苑

人後乃事楚按注遷軒本作乙肅公侯之子也秦貶其号曰君

欲治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商賈。故吏貴臣。以蔽之。彼

更甚也。讀注二擁字壅同。是以明主作積錢之業。積錢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錢爲市之惠。原旧注。雖一市。

為心盡以備臣則蘇不生而笑一市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

本患下有也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

參觀

一陳本置之觀
聽章頭下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法吏以嚴斷增吏疑更故仲尼說隕霜原注仲

尼對哀公原注言隕霜不殺而殷法刑春灰將行去樂池原注將

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原注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言辭樂池

而行官名也原注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言辭樂池

而去也原注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言辭樂池

相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允

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故先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水之金其罪辜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以焚而人不救則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以不行法故也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竊麗

必罰

增成歡蓋戴驩也原注歡驩俱讀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上皮以

弱齊國言以齊國為當弱也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也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注常疑當或尚誤斷慶刑也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而誅之案之以之間當有魏字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賞譽原注重而賞薄而謾者下不用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輕歿其說在文子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管仲知之故斷於人原注上皮以

獸鹿原注舊注獸鹿唯就薦草故越王焚官室原注舊注焚其宮

行賞罰於救火而具起倚車轅原注舊注賞移轅者原則李悝

斷訟以射原注舊注欲入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宋崇門以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三

死原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勾踐知之故式怒舊注勾踐知

賞式怒可以招人故昭侯知之故藏幣舊注昭侯知厚賞之使人為貴舊注昭侯知諸也

孟賁專諸婦人之拾蠶舊注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漁者之握鱣舊注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

也之效是以效之其拾蠶握鱣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聽之過也一聽之患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注此

不混後恃於前則愚智不分故吹等外皆泛不以未得其解責下則

人臣不參責原則注下之材能參其說在索鄭

而合鄭而合之則不思原注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

可謂與吹竽原注滋商吹竽是不責下故令得參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原注申子為趙紹韓為嘗試原注申子為趙紹韓

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紹韓

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故公子池議割河東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池意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愚其堅執其議因問王則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

一聽四

有而應侯謀弛上黨原注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數見久待而不任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

意終不敢為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原注謂此得主之

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問之他人不敢言其私矣若售正字通私字條引此注下知下有為字售下有也字
以麗敬還公大夫原注麗敬使市者不為故還大夫而
營子書多有而戴驩詔讀詔令也視輶車原注戴驩欲知奉周
主亡玉簪原注周主故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原注太
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增傳文矢作尿商家也太宰蓋戴驩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字曰智當作知下注同案上文作知
智之令是也舊注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
不知之三鄉舉而止之是也故深智一事則諸隱匿深智一
物衆隱皆變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及得以用其欺是若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

之握原注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審南門而鄉得必審南
門之牛犯苗而鄉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原注羣臣懼
上皮車原注使使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
西門豹詳通作遺輶原注遺輶失也○注謀詳謂
精字

挾智六

倒言及事以嘗所疑則燕情得舊注倒錯其言不為故陽山
謾謬堅原注謾謬堅知君疑已案旧刊注已作謾姓
淖齒為秦使原注知君惡已齊人欲為亂原注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原曰注謬言白馬子產離訟者原注分離訟情

倒言七

右經別本不

傳一注九刊無傳字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讀踐言夢有驗也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紘內注燭照也一物

不能當也物原注當蔽也人君兼燭一國人字故將見

諸本難四不能趙無一人擁也增壘同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

錦貧人則後人無從見矣故後人煬則煬然也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曰此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乎出國策衛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曰注舉事不與衆

則迷也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曰注一人知則得再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辭同

軌乎李孫者字句舉魯國讀言盡化為一原曰注舉國既

是非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曰注境內之人亦

卷之七

太平御覽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匡章曰章子增說誤漢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

人而迷志注晏子名嬰謚平仲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季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一言謂其言於季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神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立之焉有間時也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原旧注首信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原旧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案齊楚一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

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國

畫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畫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畫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

然然後謀增呂氏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疑也者誠疑

讀疑也者義上句而言為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王也

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原旧注無致疑劫

主者固猶素也或曰亡其半者也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

算殺者無人疑故也案殺當作弑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王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王將於魯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王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王固已數見於君矣山云一無君賜之玉環王已

佩之矣叔孫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左傳逐仲

王兄曰內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內鑄鐘鐘成內不敢

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內因擊之叔孫聞之曰內不請而擅擊鐘怒而

逐之內出之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內怒甚不肯

求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作殺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山云當作大慘按慘辱也莊子

此不參之患也出左傳昭三年陳深曰敘事不及左

王也

江乙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倍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楚葉有

字然則若白公之亂葉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在鄭

殺子西得無危乎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原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

大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謂疑止之是衛臣也而外儲右下乃云薄疑謂趙簡

主蓋初居趙以敵子注無之字荀如耳尊魏姬荀子注以耦

世姬荀子注耦荀注作偶猶敵也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旧注賤不下偏

上旧刊作下必坐注下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旧注今兩受勢重則見益樹壅塞之臣也原旧注

謀多壅塞更甚此嗣君之壅乃始與公子同謂諸本作始也讀乃

夫矢來有鄉原旧注鄉方也旧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旧注

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原旧注

故曰鐵室山云室室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敵也原旧注言君亦當

防疑則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龐恭下文作龐敬見魏策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

傳原注凡事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蓋晉陽行石邑廖文英曰行

山中潤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讀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曰人嘗有人此者乎文選

嘗有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

故曰癡聾文選注狂悖之人文選注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豕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曰嗚然人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舊注之無赦文選注引猶入淵之必死也必

罰則人莫之敢犯也選注何為不治之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先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莊人

夫火形嚴以其猛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一曰故字子產死游吉不忍行日刊

作嚴刑鄭以年相率為盜處於舊澤左傳昭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率帥一旦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左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云傳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菽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實霜殺菽按舊刊作桃李何為記此仲尼

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豈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

道草木猶犯于之而況於君人乎君人曰作人君曰注言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弃灰於道顯孟康云商鞅為政以弃灰於道必於人必關故設黥刑以絕其子

賁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

人原旧注灰塵播揚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所惡也而無存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也原旧注因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存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也其也而無離

所惡刑罰也此治之道也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

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原旧注殺

也酷也讀殺怒也曰無存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也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陳深云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

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伍中道而

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

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

能治之今臣君之以客也原旧注言在客之以讀以客言客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一

尊虞商為大客。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管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輕作重輕罪也趙本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舊注不犯輕自是謂以刑去刑也增當作以重刑去輕刑

遷評接
上文不
提行

荆南之地

荀子揚南注

麗水之中

楊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在益陽永昌郡中有金如糖

禁得

批點本禁字句荀注

而輒辜磔於市

荀子正論斬斷枯

也

磔車裂也周禮以磔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輒辜義同輒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輒辜即枯

又設十
字

甚衆壅離

離離通設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人離

其水也

其水也舊注離作輕

而人竊金不止

荀子注作而輒辜磔於市

夫罪莫重辜磔於

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

故今有於此

晚人字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

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

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

言為政當必罰舊刑脫雖予之三字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溫賞之

魯人燒積澤管子注獵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恐
燒國哀公懼曰將衆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救火者盡賞之云惠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國資賞之不能盡充其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
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魯亦有此制耶今未下遍而火已救
矣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有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得車也奢則縱之驕奢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内此亡國之本也大蘇人
必以仁義不斷為主德成驩知之魏惠王謂小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讀且將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慈惠成功能至何地耶對曰王之切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

可乎劉項溪曰言人慈足以取亡近評同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布帛之屬軍中以遮敵望也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利之則利之也此為名則以此為利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大當喪

者讀喪主也山云當掌通言相張大戮死增死互無名罪當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無之字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之注魏襄王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衛襄王

其失政廢刑其失政廢刑五帝三王不子乃以左氏易之原山注左氏

衛地缺增外儲右上有吳起衛左氏中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字誤也策作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忽之則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刑故無小伊訓爾惟德罔小萬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

不誅故曰雖有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左氏無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四

古令人表注衛嗣君平公子

字上有一

字上有一

字上有一

子文子非田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陳源曰小有忍則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章若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見西陽雜俎如臣者論語如我數年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越王問於大夫舊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情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恐有

人增山云若死倒讀比必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言救火而死者也不救火者比降比之罪此降人塗其體被濡衣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注故也於是乃倚袁孝政引有能徙此恐脫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還復賜之如

大夫卿大夫
國大夫
國大夫
國大夫

射及問音的民地
也作有標下守覽
間乃且令約人作
有下字注注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
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
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行大夫賜之曰明
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
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為有李悝三十三篇李悝相魏文侯
上下等入師古注悝口同反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射
宋崇門巷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宋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劉新論
越王勾踐
好勇而
關之輕
或曰氣
傳通見
如雅馴
怒龍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歟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歟也出見怒龍讀謂遇蛙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龍張腹而怒為之式
之足以勸舊刊人矣則原人注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龍有氣王猶為式況士舊刊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自劉歆以其頭獻者割也故越王將復吳報而試其教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曰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小懼也

絕頭剖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功

其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式怒蛙以

韓昭侯懿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下一

特頻笑哉曰注頻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頻笑遠矣吾必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風也

鱣似蛇蠶似蠅鱣大如指蠶大如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

而鱣人拾蠶渙者握鱣利之所在則此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賁之

傳四應對薛會之善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

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
 之廩食以數百人原曰注宣王歿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
 而聽之今按言人而試之其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十字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欲字疑已外市也原曰注為外請兵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曰注許不之
 得而知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原曰注請若
 功其思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思固趙之
 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誰與而可對
 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

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
 而已矣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
 王王三國兵至韓王增當作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穰侯傳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曰原曰注謂有急
 復事疑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增講講通和也對曰夫割河東大河之東人費也
 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華注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使以三城為送此悔
 不講三國人也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使以三城為送此悔
 攻秦秦昭九年秦策三國人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入韓增二字本
 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入韓增二字本

注文誤混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舊刊行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法王王必大舉王必大悔舊刊行曰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原注講矣舊刊行曰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吳注緩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主之術也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實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聽字法同又魯語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晉語為後世之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秋

之義言在而已原注廢上黨奔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差者弛移通用弛施同蓋言與趙以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趙地見秦則邯鄲口

中風也則邯鄲危如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王後者

者以兵中之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刺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曰法今上黨

多也似為要地矣又煩刺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問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謂移易其矢以臨東陽吾斷定矣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行去之也

而召公大夫而還之讀特喚還公大夫亦遣為市者立有間無以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旧注大夫雖告人

不敢為茲讀市人皆謂麗敬與大夫相語而大夫雖以實告之亦不信也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

子在聞上有字乘輜車輜車車之有衣蔽者荀至荀子注引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輜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聞荀子注引刪語李史受

筭旧注遣伺輜車故實秦筭本令伺奉筭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事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反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太宰因誡使者以庶無敢告人

折以吾所問於汝九子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

兵畧訓諸侯沮瞻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雄

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作爪潛確類書引作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昭侯

侯以此

此旧刊脫

察左右之臣不誠

注割

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往縣巡視也

使者

言所命之人兩使皆非行人之義

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

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

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

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汝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

多人入田中亟舉其數上之

具狀

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

吏事曲杖甚易得

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

作皆

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史

增御史

疑御史

魏策安邑

汚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以庶子佯愛之

讀原

佯愛其妾

注非

以知御史陰

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轡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

原注凡六事皆言用術

陽山君相衛

增魏也

此時衛

削弱

屬魏

故

聞王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

舊注

穆堅王之所愛

令偽謗

亡也

之疑已也

乃偽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一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田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王知之注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案別所係之合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山云使得一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此

衛嗣公上文作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舊作關吏苛難之

議因事關市以金與與衍關吏乃舍之世楷本嗣公為

關吏舊作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荀子

遣之舊作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

金後名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因遣之關吏人思以

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行吐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母得使通辭其言以告而汝舍之

人後名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因遣之關吏人思以

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議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

津吏罪與此文

異抑別有見致

右傳此二刊有

韓子解詁卷之九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下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下

六微旧刊有第
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字如
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
之評林此六事皆論權
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
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所
利各異而

臣必借外
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言

同借迂証
一丁推

臣下勢相耦者也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臣以為臣茅坤云是人主之藥石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進其說在老

聃之言失魚也趙世楷本注即更不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鸞懷制所以理髮謂之制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陳深曰事見左

傳與州侯之一言讀云宜作一而燕人浴矢也主

權借此本無此三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乃猶云是以

故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主也故為惑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矣傳作妻禱祝也故戴歇議

作批
初本

子弟而三桓劫昭公舊刊幼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名

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人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曰

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曰主教暴讎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

人門者搶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按

而季辛死舊刊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傳文作無教

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志傳則云故燒鄒膚音

晦說文祭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被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二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臣也增云尸必反

察之之反平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被覆是

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譏其次增譏責也次言次當為尚

其大恐文公髮纒灸而穰侯請立帝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也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

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

子職傳文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

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威權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

之稱二好二外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以田龍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讀言察淫靡而成就之山審人主

不察則敵廢置矣敵入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故文王資

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

宣言周策注集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長弘

飲用雞豕傳文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廟以權借
平以權借
廟以權借
平以權借
廟以權借
平以權借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之敵

嗣公賜令蓐注又入此一節蓐作席○批本

廟攻七山璠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

以攻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

右經別提

傳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

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

賞則臣喻老勸之以喻老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喻老懼之以喻老

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皆作尉批本云懷刷難解尉想作刷釋名刷者帥也帥髮長短

髮謂之刷增懷愛也并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

猶以成富得言君寵而賂之以金玉故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原注二諫曰大臣貴重敵

主與主相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一半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怨人得親君之

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也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一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明年

州侯相荆貴而上斷楚策注上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此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左州侯

左右俱曰無有如此出一口也楚策注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

州侯相荆貴而上斷楚策注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

左右俱曰無有如此出一口也楚策注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

州侯相荆貴而上斷楚策注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

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上男未有室也見

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此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惑易謂病

遠出其妻私有通有私文作於士李突至張榜曰李突上在內

中妻患之其主婦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曰令公

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注云尿按五浴之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五

曰諾乃浴以矢。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 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將以買其

荆王原作公非欲宣諸公子於四鄰舊作隣戴戩曰不可宣公子於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則必為所重之國

黨讀黨其所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讀林上為魯穆公然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昭公三桓

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季叔孫

氏之御舊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公仲名明史葉名俊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後為韓相國因

內齊軍於鄭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崔杼古今人表作崔黃叙上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也和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及夫差讀反報也增今天及

夫差越語令將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書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韓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遂海狡兔也狡猶猶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遂海狡兔也狡猶猶索隱曰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也故曰同命命而滅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人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

趙本主作大成牛讀經作大成牛世成家侯種三年大戊午王儼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申中從趙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了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

故鮮翼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者侯方

有衛者相中山即指此

而善於趙常嘗通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密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刺微諷秦刺魏令之攻魏因

請行也以自重也

而不別授

宋石魏舊刊將也衛君名氏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遺衛君書曰王君

二軍

相當兩旗相望唯吐曰戰戰必

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

也字善者相

避也并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姓也張譴耶又暴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請舊刊脫以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輔字

鮑叔注陽明能持臣長用魏子常用韓舊刊用韓

傳三原注有闕文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大怒而射姑獲免注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起郭君守門人心中惡害知郭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而

取器仗殺射姑獲免注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定二年郭莊公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御飲於王醉甚而宿於

即門門者則跪跪即則者名外諸左下則危注則者貴行危

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跪荀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此去增恐曰此殺次泰葉

曾本此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退及夷射

去則跪因掬水即門覆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詢之曰

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獲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

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一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

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李辛與奚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微令人殺

爰騫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

增楚策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

是善舞故名焉

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

掩口也

為掩口也

王必掩口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

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

舊刊作

與鄭袖美女三人

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

恐脫

因掩口

掩口也

而劓美人

一曰

此條與

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

楚策參閱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

所喜而

王曰

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二句

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

策有

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

夫人知

王之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

然惡子之鼻

子見王

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

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

不已知也

言非我

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問王臭

有臭疾今按

王怒曰劓之

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掩口而劓美人

原注此

條世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補

費無極

極音

荆令尹之近者也

謂近

也

郢宛新事令尹

云字子思

楚氏華乘

郢缺

郢古

郢字

漢有

郢正

郢字子思

楚氏華乘

郢缺

郢古

郢字

漢有

郢正

後及孫本

作郢

說苑

紕疵

姚注

元和

姓纂

弘事劉文公是也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死甚何不

為酒其家

齊策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紹

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郢死

之家無極教死曰

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

山云無敬字

陳其堂下及門庭死因為之

令尹往而人驚曰此何也無極

曰君殆

讀如幾禍子惡將為子不利

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

大怒舉兵而誅郢死遂殺之

七年見左傳昭行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

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

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

令夜燒芻廄

經文廄作廄趙世家孝成王十一年邯鄲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

陽君因不察而賞之

曰濟陽君有以底子者官名者字疑衍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疑者字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

陽以底子欲以為功人見於君

魏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

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及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

臣請刺之君曰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秦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吏也

果竊秦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按倉廩以茅其屋齊者齊說文齊也荀子注

令吏執敗茅者而問之果燒也齊燒則其茅多賣昭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侯侯韓昭侯下文作僖侯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今

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轅耕錄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

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宰人頓首服死

之時別提宰臣上炙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纊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燼奉也炭火盡赤紅

淵鑑類
以爲有
人曰尚
宰人
食也

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為置礪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礪湯中文公

之時別提宰臣上炙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纊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燼奉也炭火盡赤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一

新刊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
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
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
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友令言勿再請炮人呼天人窮呼天
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
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刃而割不硬也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
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
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
有翳憎臣者乎翳蔽也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

東帝而不能成也

史表秦昭王十九年十月與齊閔王稱帝十一月復皆稱王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后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

太子申生因忌申生於君而殺之

驪姬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僖四年申生繼于新城

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其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

西周策鮑注殺人不以道曰賊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君而奪之政

見魯隱公四年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

分為兩國

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自殺國分為二豈指此乎或問室衰微史官失載也又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璠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也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鞮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名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也商臣作亂

遂攻殺成王事在文公元年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有以字商臣為太子既

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傳為謂通左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而勿敬也太子聽

之聽從也江芋曰呼杜注發聲役夫罵曰老賊宜君王之欲廢女

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問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

曰大畢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謂弒君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杜注熊膳難熟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

旧刊有之字韓廐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

文類聚引作韓傀與嚴遂重於君一人甚相害也害忌嚴

遂乃令人刺韓廐於朝韓廐走君而抱之讀趙君所而遂刺

韓廐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策作兼中哀侯左右大亂此脫中字趙注侯

下一有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闕止重於簡公

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

十二

棄之政一作位非是二柄關止作宰予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驪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宋君而棄其政

孤突見晉語曰國君好內讀內女色則太子危好外多嬖人也則相室危

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不

與未生同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舊刊間作諫紂而亂其

心增此條亦以陰謀文王太公之類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

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訓刊有曰以王之賢聖與

國之資厚願當依愚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荆以為外用也謂為敵國善字有音又下文有善荆王左右

則必誅之此條與秦揚思由余事同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鍾謂景左傳作鍾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遣

哀公哀公名宜作定公說見十過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讀為

家語作榮衆荀子省坐作榮衆古相通哀公必舊刊必樂之必怠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

六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語于路初見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左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山云

王策有子象注楚人疑于字或有誤按楚策范環史范蠡人異而言同對曰不可也王曰何

也曰甘茂以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之監門也大

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下策刻作

細茂事之順焉順言不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儀之辨也茂

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作茂誠賢者也然而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攻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忘矣注鉅通意謂日茂賢必不肯亂也以問甘茂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下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滑通秦論注引作召滑史注召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

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不亦太亟乎旧刊亟下

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

策作公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以見愛幸長為貴卿

被王衣含杜若杜若香草尚書即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亂秦矣旧注共立一云公子赫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之相也王相之楚國大利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柏

敗囊尾

晉獻公欲伐虞虢

原本刪號字今從乃遺之屈產之乘重棘

之壁安樂六以榮

之榮惑其意而亂其政

秦策夫晉獻公欲伐

遺之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長弘書

字在書字下

謂叔向說死權

不亟以兵來因佯遺

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

為賣周也乃誅長弘

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長弘以說

于晉與此異孫鑛曰長弘之死

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

條按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鄭

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

書與其名姓

與字倒當作其書說此權謀作善具姓

鄭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

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豕

孫本作豕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

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若盟狀鄭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傳

秦休儒善於刑王而陰有善刑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休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

之魏王魏王刊不置魏王倘之趙乃輒還計無備故被襲有備於

鄭桓公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人陰窺縣令有發發

臥蓐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日發席蓐令知發起

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蓐之義山落日王

賜負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吳籍籍勞士之而席弊甚嗣

公御覽並作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蓐御覽而

席弊甚舊刊有右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察以得臣

平維貞

橘良香

全校

韓子解詁卷之下終

